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七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復金觀察

庚申八月初一日

聞額門中丞現招劉嶽昭黃子春入蜀當爲得人希
公已派朱品文一營前去當可了此公案朱品文打
仗尙勇卻非統領之器弟已函告賂公矣春霆次青
凱章先後俱到左公七月杪由長沙啟行八月節後
可到惟松江再失上海亦危江南恐無一寸乾淨土
矣大局艱危憂心如擣所示營勇需索紳局一節弟

已出示禁止應請尊處派人密查一併從嚴示禁院
民火熱水深亟應體恤民夫一節實非善政其如何
酌改章程愛惜民力之法乞請迅賜籌議爲企

致多禮堂都統李希庵方伯

初三日

查廬江三河來援之賊探稱四萬餘人其虛實多寡
尙待確探如非大股或可乘其來援分兵先擊援賊
則桐城攻堅之師不致前功盡棄如賊勢果盛或應
照原議撤圍專剿援賊此中緩急機宜應請兩兄公
商妥酌爲企至謂乘機進取廬江之議應待安慶桐
城一齊克復之時再請籌辦也

復潛山縣蔣側堂 初四日

此時應講求城守之法不得更萌他念弟處必以五百人入城助守并可先於圯城之處建立空心礮樓六座八座賊來在卽可酌定趕緊興修凡守備專用鎗礮不須多人無論何樣城池均無不可守者須知有官守乃有民守官先不守則民不來米亦不來況大營之軍火軍米均從潛山徑過又何患乎無米乎且城守十日前軍必來回援又何虛慌若是之甚乎兄振興志氣毋蒙苟且先事綢繆併力守禦方不負讀書之志若是野人寨可守則韓公所謂苟此不能

守雖去之他處何益也

致曾欽使

初四日

江南地勢有畢生不見輿輜而一里二里卽須乘舟
往來者且五里一橋守易戰難舳板亦多半不行又
溝澮鱗比十人爲隊尙恐窘步如可以步軍改小艇
易槳爲橈去桅添艓後之櫓如龍舟競渡之意而僅
畱一人守艇餘人均以短橈近岸執械上岸殺賊也
蘇常湖嘉地勢均是如此

致曾欽使

初五日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昔子所謂而後乃今

靖風也。丈必以此議爲然。吏治本無不傳之秘。用人行政之大。安能出丈範圍。林翼在黔。卽覺時俗之人。無一當意者。魏將侯心花怒發而不知所裁。韓南溪張虛齋各有所長。亦均有所短。沈秋颿勤民事。察情僞。知其官聲之美。而不會其事。一日此在黔八年所獨得而欣賞之人也。入湘以後。默察丈之鑑賞。乃自信益堅矣。

復張六琴觀察

初八日

得自界嶺來書。知閣下倦倦於午帥饑潰之後。空拳自握勢。誠萬難收拾其艱苦。可念其機局亦可危賊。

薄壽春翁中丞恐亦難於立腳若舉長淮之險以助
凶人則中原大局不堪設想憤恨萬狀皖南徽甯之
陷與淮南壽六之危情形相似從此東師進步閉塞
不通且防賊之抄襲我後而廬江大股尙隱匿未動
計以多方牽制分我兵力而後以數十萬兇悍之眾
求逞於懷桐前軍逆謀亦云狡矣楚師欠餉五月飢
腸雷鳴怨聲漸起閣下想亦聞而見之滌帥乘旣敝
之後餉地日蹙賊有漸窺江右之勢恐更日卽於貧
計無所出爲之奈何

復余會亭

初九日

斂兵據險則兵氣聚而兵力可留存餘聚稍入堡寨
則野無餘糧而賊股不能久駐兵民聯絡守備自嚴
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可以言戰矣兄處兵力雖單
已調吳幹臣青山一營前來協護六安之賊尙是小
股游魂大股未動不能紛紛調遣六萬寨工程僅四
成及此狂寇伏匿之時趕緊興辦實力督修聚居民
之菽粟而囤積其上臨警之時亦可以濟軍食此間
轉運殊覺大難設局招徠務與張令籌商辦理爲要
復老河口釐局黃虛舟

十一月

奉到惠函具承一切高識偉論欽挹良深鄂省黃繼

情形迥非昔比向來鹽釐二宗每月可得二十四萬或二十七八萬自蜀吳迭警每月祇得四五萬或七八萬串而止承示貴局釐金七月較之五六兩月漸有起色欣慰無似又示老河口濠堡經費已集錢二萬五千餘足以敷布一切夫濬濠修堡所以濟兵力之窮而緩急有足恃商人能知大義深堪嘉尚祈切實經理以收成效實所至企

復曾欽使 十三日

奉手諭以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守準繩互相勸規不可互相獎飾包荒敬讀再

四痛自策勵期保歲寒林翼愆尤最多罪戾尤大惟
自信用心無他而不覺出言之太易所望隨時訓誨
毋使爲小人之歸感激成全豈有涯旣承諾以富莫
大於節用強莫大於裁兵謹服膺不敢忘鄂餉經渭
春綜核丹初度支尙無浮僞氣習丹初愴篤謹厚尤
屬西方榛苓也

復李少荃觀察 十四日

奉初八日手告津門之事憂憤同深如有 旨調
楚軍則有兵無兵有餉無餉均不能辭上海杭城兵
狀如何幸乞示悉此兩處不守則帥府憂勞愈切而

東南大局竟恐不支

致兩司 十六日

擒匪之志在貨財而不在城池應以捍蔽孝感卽以
保衛漢鎮如羅山擒匪果有內犯之勢卽將凱右全
軍五營移駐孝感離城百十里之陽平口紮營黃陂
黃安孝感等處控制得宜而漢鎮亦可得捍蔽之利

致嚴渭春方伯 十八日

北防之要應分兩路樊城老河口爲一路棗陽隨州
可以兼顧孝感黃陂爲一路而德安黃安可以兼顧
施勢烏合無紀律據險以待之每路得二千五百人

即可大戰特不可零星分撥耳

復伍茨蓀大令十九日

得來函具悉一切惟狗賊有必拔之勢而尙非來援之時其零星添賊乃賊作守禦之計耳大約此次援賊非厚集大股必不來犯如報稱三十萬賊來援則三折三叩可得八九萬實賊情乃確若報稱四五六萬人來援則尙是虛聲而非真賊也來函畧知賊情所言商同六安紳士運糧入城尤爲先務足下卽暫在六安襄助鄒君兼審賊情聊固民志爲妙又函言賊之援正向孔城旁窺天堂亦最得情及是料理綱

繆猶可及也可傳諭之豫捻及於確山信陽之間楚之北門已警李方伯在青草壩要地未可調撥而成鎮在松關梁守在兩路口者均當爲北門之寄都帥又率千一百人十九日起程從英霍六安進發矣

致吳幹臣十九日

黑石渡間系負山阻水可以五營守駐不煩添兵否援賊上犯太湖潛山逸亭十三營并擬再調四營以益之擬在空閒之處久紮俟何路警急以全力赴之恐到霍山必在一二月之後矣弟意兵事有須先一著者如險要之地以兵踞之先發制人此爲扼吭之

計必勝之道也有須後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
到愈堅定待賊變計乃起而乘之此可爲奇兵而捐
其背必勝之道也如黑石渡五營專作守局不煩添
兵則逸亭十二營并酌添四營游擊各路再曾兄於霍山
成功必矣祈切實籌思酌量示知又軍行甚遠軍中
所需務須先期函知弟處斷不厭煩儘可逐日函之
邗夏王錫之或徑函告弟處必可應手也各將務聽
約束爲我作臉場占魁本有口糧王選鋒營可撥入
尊處支領可函之樹人

復曾沅圃觀察 二十一日

奉惠函并探報等件具承一切頃得滌丈來函知甯國已於十一日失陷賊計必憑堅城堅壘以抗我師此後進兵之路必多阻隔且賊得志於皖南勢必挾全力以求逞於皖北又必分三枝四枝以爲多方誤我之計大局艱危實深憂憤所示攻撲賊壘一節尙乞斟酌而行如果難攻暫可不理現在安慶接濟文報已斷不患援賊之不來蓄士力以待異日大戰若援賊破滅各城均可得手應請卓裁

致諸帥及各郡守 二十一日

前因商北防捻匪以襄樊爲一路兼顧隨棗以黃孝

爲一路屏蔽漢陽兼顧黃安茲聞甯國於十二日失
守皖南旣失名城此後進兵之路殊不堪展賊計必
於皖南作守而不戰之局而全力趨於皖北襄樊一
路近無捻匪警報應酌量緩急暫不變動卽令事警
亦只應由梁守酌派一二營前往樊城作守禦之師
以便抽出襄陽樊城兵勇前往老河口防範大抵捻
匪志在擄掠財物守兵先期戒備遠探近防守而不
戰卽兵少亦可自固也成鎮武臣松關之防未可輕
動梁守黃孝之防目下亦未能全軍移入樊城也至
麻城城守應俟六霍等處情形何如再行調兵協守

復荊州府唐蔭雲

二十三日

兩奉手函備悉一切黃孫氏并非黃氏親屬張元亦是下流凡此等案總須親屬男子到案乃是真情黃孫氏張元總是女子小人是陰類蕭姓兄弟總是士類卽令飾婢貢賊情罪果眞亦何益與黃孫氏之事不可不爲畱廉恥更不必究其虛實眞僞也此案尙須尊處斟酌武昌失守三次失去公私資財何啻二三千萬若徇家族婦人女子及曾經跟隨之僕從得以訐告追捕則案牘繁興市獄自擾幸爲察之至署銅仁府之黃培杰弟會同事現已不知存亡蓋久爲

國殤矣從何質證應以一筆勾銷爲直捷了當法門
毋自苦也

致李希庵方伯 二十三日

賊得甯國廣德從此以後必不與滌軍言戰只堅守
城壘便是老師費財滌帥昨札調公到祁門應請裁
度弟意賊得甯國必專意守此名城而分悍賊以蠶
食浙境又以全力分犯皖北也顧賊作守局則我兵
卽不可作攻局應另思良法或改道浙江或改道揚
州乃有戰事可言

復曾沅圃觀察 二十四日

不韋及陸道集卷三十一
九
丈與滌丈均慮賊勢之西犯林翼之愚謂從此東征
之師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一年二年求一戰而不
可得也賊情於近三四年凡遇名將強兵皆以此法
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軍作鈍局改爲攻
局圍局也積日累月情見勢絀彼乃起而乘之往事
可鑑伏望深思希庵南渡阻之則不義勉之又恐回
援在卽奔走不遑心以爲危也

致多都統

二十四日

聞兄日夜勤勞又身在礮子中經過甚爲馳念兵事
續乎密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大將自臨城下

國五十步縱不自惜如軍事何如 國事何且吾聞
臨陣而不避矢石不避槍礮謂之爲勇至如城下俾
攻我動彼靜我勞彼逸我無備彼有準從礮子中經
過不得爲勇天下強兵良將本不易得若再不自尊
重則東南半壁何以支持弟曾言一年不得一城只
要大局無礙並不爲過一月而得數城而賊來轉不
能戰則不可爲功也望兄勉思鄙言毋誤全局八月
二十三日得臨淮袁帥八月十三日書援賊已西來
應準備大戰毋傷士卒毋挫精銳尤望兄養息精神
聽弟與希庵之忠言莫聽旁人無識量無道理之人

之巧言并另函請希庵兄代爲勸慰斟酌進退之宜
分別行止之要軍興十一年每誤於攻城每誤於性
急不可不慎也

致衛靜淵侍講二十四日

甯國爲由皖入江浙之要滌帥調募各軍先後會集
已派張凱章出旌德鮑春霖出涇縣分道馳救援師
未至而甯國已於十二日失陷此後東征之師必處
處爲堅城堅壘所阻賊計必於皖南作守局而以悍
賊蠶食浙西兼窺江省又挾大股渡江圖解懷桐之
圍以求逞志於皖北又必分三四枝多方以誤我楚

其計食邊患自此始矣擒匪現已出巢縱橫於霍山
信陽之間鄂之孝感黃陂黃安德安各郡縣均與豫
緊鄰而襄陽之樊城老河口等處尤擒匪之所垂涎
鄂省腹地空虛新募未集戒備難周前敵懷桐圍師
不惟無可抽調尙待彌縫其闕逆賊日多而兵日少
餉項尤爲至絀中夜旁皇憂心如搗前請老兄所募
虎士或百人或百五十人均惟斟酌行之惟懷桐合
圍已久賊之來援必速務乞老兄速選樸誠勇敢知
恥尙義之士并購馬匹鞍韉尅日赴鄂以資助剿而
保危局實所感企

致葉介唐太守 二十五日

頃得東安縣稟報以石逆餘黨竄擾全灌甯止閣下
并新募兩營在籍防堵等因殊深駭異刻下甯國已
失皖南軍事日緊滌帥在此乞援不能不分兵往助
此時賊計必堅城堅壘阻遏東征而以悍賊蠶食浙
西兼窺豫章近日大股渡江圖解懷桐之圍以求逞
志於皖北又接臨淮袁午帥八月十三日書賊已西
趨來援必速且老兄系奉 特旨擢守安慶甯亭
因病卸篆尙在懸缺以待 君命如天民望如歲
務祈閣下迅卽督率新募兩營尅日來皖助勦以保

危岨而固大局軍情萬緊幸勿刻延

復多都統二十五日

攻城之不可行傷士卒之必有大害地道已爲賊所
覺必不能破城前數函已詳言矣兵事以審機爲上
策兄知賊已準備內築月城而猶欲僥倖於一旦殊
覺不解兵事以保士卒養精銳爲上計昔年李忠武
三河之事其病在九江之士卒多傷也兄久閱軍事
深明機畧愚人又直言再四而不採納兄之所統已
萬人爲皖北楚北第一良將勁兵若以此損傷銳氣
不日援賊上犯一萬傷殘之卒必爲狗賊所噬竊爲

兄危之恥之希庵萬人恐臨時須調援他處兄處懷
桐之要一萬人須顧全數路若不速信鄙言後悔噬
臍尙乞思之又兄爲統將非營官哨官貪功好勝人
可比凡事當有遠謀有深識堅忍於一時則保全必
多况安慶合圍援賊必來只爭數月半年功夫一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
戒貪小功而誤大局弟盡情直言尙乞諒之

復余會亭副戎 二十五日

得二十三日稟報定遠圍軍潰退情形均悉然則有
圍師而無備勦備敵之兵可以戒矣貴營現在霍山

而援賊將至應斂兵自守不可株守花板橋應自行
審量移近十數里據樂兒嶺等處之險以昌字六營
獨當一面卽十萬賊來只講守法不講戰法但遏之
不使西入山中而已該營前調霍山所紮營地不自
審慎殊失期望乃歷時許久又不早改意不過想我
添人耳殊不知我只有百人在此從何處添人哉獨領
三千餘人不能守險而望添人幸凜之戒之及早思
患預防也

復多都統 二十七日

攻堅之無益地道爲賊所覺應請停止兄爲大將以

審兵機全軍旅顧大局爲上策得城與不得城均不足介意也定遠大營全潰其患在有圍兵而無備勦備戰之兵與江南軍事同一覆輒可爲殷鑒祁門無仗可打探報賊已渡江希庵應爲皖北援勦之兵或以逸亭率二營前往或希庵限定二十日往返一次應請速酌總之東南半壁只此一軍當養威重蓄銳氣以破援賊而全大局至攻堅之有害無利地道之斷斷不能有成請思鄙言速卽停止蓋饒倖以圖難成之功不如堅忍而規遠大之策老兄智識過人深明兵畧故敢盡情直告尙乞鑒察

復松滋縣汪省吾

承示捐項於秋節前先行批解助餉苦心至爲可感
足下學力堅定胸次宏遠惟時事艱難人心頽放賢
者能盡一日之力卽爲民造一分之福盜賊縱橫吳
越巴蜀淮南燕東所在皆是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也皖難未已宿松亦非桃花漁者之境所謂悠
悠我里亦孔之瘠也不如盡力民事以明吾讀書之
志部例扞格我不顧也方今天下之亂不在盜賊而
在人心不在愚民之難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
而莫之懲噫此非大亂之實證乎表揚節孝亦風俗

人心之一端如示辦理目下餉糈匱竭兼值水災兵
飢民飢萬分焦灼隄工應俟秋汛平落切實舉行諄
諭鄉民當可望其踴躍輸將未知大官大紳肯一力
提唱相與有成否

復多都統 二十九日

二十七日奉復一函以攻堅無益地道不能有成應
請停止詳悉縷陳計邀勦鑒愚見攻兵圍兵此兵家
之切忌近十一年軍事之敗證若不講守法戰法而
再蹈十一年已往之陋習則賊匪終無平定之理既
據各路探報狗逆已挾大股渡江而北應請老兄審

察兵機蓄養士力準備大戰并請貴部專作戰兵餒
兵及備勦之兵實爲至要老兄所統已萬人兄爲東
南第一良將應以顧全大局爲主若誤信營哨官言
以攻堅及地道等事爲可僥倖則異日必貽大禍昔
年李忠武以地道得九江而士卒多傷兵氣頓弱卽
得桐城舒城而不得手也嘗論孺子之戲猪豚貫以
氣而縛以繩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豚皆
消兵事以氣爲主兵勇之氣殆如孺子猪豚之氣此
中盈虛消息之故及蓄養之法節宣之法提唱之法
忍耐之法惟大將能知之彼營哨各官賊未來則欲

攻則勇氣不可遏賊果來則殊不能戰勇氣又減去大半此積年之通弊也戒之戒之書至此又於二十八日亥刻奉二十七日卯刻書知地道已停工私心稍慰從此距城稍遠休養一月或二十日援賊果至須另移河西至要之地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以整待散戰不戰之權操之我而不操於賊則講究地勢尤爲先務矣兄得弟前此愚直之言卽從善如轉圜而立止地道兄眞智者勇者也佩服之至再據韋志俊報援賊四眼狗已到廬江傲處已面諭韋游擊續探飛稟尊處亦可就近面詢之大抵援賊果到我軍總

須堅忍不遽戰憑壘靜坐安排鎗礮挫其氣俟審察賊情并力大戰則我軍之氣愈遏而愈盛切忌零星試戰零星試戰最誤事也

致多都統

用軍之道全軍旅爲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爲上策破援賊爲大功得城池次之卽如八年楚軍血戰一月連克四城迨至援賊來犯四城又爲賊有又如此間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萬人力克復二城而功效仍在破援賊援賊已破城池自得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爲喜而以破援賊爲功蓋髮逆

自粵西起事以來每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
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故賊日見其多兵日見
其少賊處乎有餘而我轉處於不足善乎李左車戒
韓信之言曰頓兵城下情見勢絀實爲古今不易之
論老兄智識過人將才爲東南第一值此時局日艱
務堅忍以保身體爲主蓄士力以待異日大戰爲要
卽遲得城池功自在天壤也

致左京卿 九月初一日

尊營分起行走相間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隊遇賊
先戰非必勝之道也應於近賊之處飭前茅後勁中

權會齊並力乃可大勝

致會欽使 初二日

近年賊情動輒六七萬人斷非二三千五千人所能獨當一路凱章一軍應請速與左軍相會則兩軍均可得勢臨陣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此一定之兵情也左公六千人分三起行須擇一至要之地會集大戰軍事忌圍忌攻忌零星試戰求鈞酌戒飭之

致官揆帥 初四日

皖北情形九十月之交必且警變送出桐城各營兵

將均強如臨陣能敬畏戒愼不貪小利不圖近功先
示弱以懈賊之心後堅忍以養官軍之氣自可力遏
凶鋒惟是軍興十一年未得之城賊以死守苦於盡
力仰攻已復之城官軍血戰而得之又苦於委棄不
守且官軍以仰攻挫銳賊匪乃乘虛他圖官軍注意
於前賊匪繞襲其後此天下之通弊也懷桐後路運
道莫切於潛太松梅自春及秋并無一卒守禦城門
夜啟闔若無人設援賊上犯以數千百人先行襲踞
則前路官軍難察虛實必致速撤大隊回援後路軍
需偶有驚疑必難應期轉運卽令大軍回勦尅期驅

賊出城而貽誤已多查皖省無官兵可以分顧仍是我軍之責應由挂車河酌撥一二營專守潛山於青草壩酌撥一二營專守太湖并由本營酌委邢道往該處於附城四隅要地添設空心礮樓以護城池而節省兵力在大營前後少一營無礙於戰而後路運道得一二營預先守之則足以伐賊謀而杜奸計如賊計不敢繞襲臨時調入前敵助剿不過二日之程於前敵軍勢無損於後路根本有益至派入城守之營應責成守而不戰須挑選細心謹慎之將不可專挑驍果敢戰之將蓋守兵不可輕出城壘乃爲穩固

此魏武所謂爲將須有怯時也

致都直大將軍

初五日

九月初五日奉八月十八日

寄諭嘆唏兩夷直

犯京師

聖人北狩駐蹕熱河恭閱之下悲憤痛

哭心神罔措

廷旨命老兄統帶馬隊四百名步

隊一二千名星夜赴援自應兼程北發以紓

聖君

國之難應請老兄卽由壽州改道前進能早到一日

可早紓

聖主一日之憂至尊處餉項仍由弟先

行籌畫萬四千兩委員弁由河南直隸接濟無論行

抵何處必飭委員面交不歸地方官轉解以濟要需

再 廷旨飭漵帥撥餉超入援交勝帥統帶弟意亦當會奏請歸兄統帶以聯軍心而資熟手也

復多禮堂都統

初五日

得書具悉逼城之師移紮稍遠可以養銳待戰欣頌無似來示總期運掉靈活一語已握用兵之要害而尤爲此日軍情賊勢對病下藥之良方擇地審機必得馬步可以盡力施展則士卒無不以一當十制援賊之死命而城賊不攻自走矣刻下賊情趨臨鳳鑪橋一帶將來恐是先繞北路竄出後面以掣大軍之兵勢先機以備之堅忍以持之養精蓄銳以勝之相

時而動知麾下自有權衡此間本擬移營黃梅以實江岸後路因慮六霍麻羅警變暫不移營也

致余會亭

初五日

頃接六安州城惠吉兩總戎來信廬郡逆賊竄至壽六交界之高劉集離州城僅百里並聲言俟大隊到齊卽行攻取六安抄襲楚師後路渠營軍火無多難供守城六安係屬要地此項不能不應卽祈弟台酌勻接濟以應急需仍隨時確探賊情頻頻飛報爲要

復直隸吳竹如廉訪

初八日

奉到張家口郵寄賜書箴言啟誨不遺在遠林翼從

軍十載株守鄂疆有朝不及夕之勢欲謀吳以保楚
而師老無功時懼援賊之以他途誤我吳越之變蘇
常無人過問杭城亦危在旦夕皖南徽甯疊陷江北
定遠潰圍壽六均警髮逆捻匪勾結阻遏東師所在
荆棘蜀豫寇氛時傳邊檄鄂處其中頂踵腹心無一
可恃弟以病軀從事日益焦勞頗有祝宗祈死之意
控飢師而禦狂寇縱使少緩須臾亦如傺僥戴泰山
靡不顛蹶春冰虎尾自蹈危機馬革之餘無所復惜
林翼初志祇求勾當皖北公事待罪居廬此勢此時
已不復更萌他念矣和戎失策舉國若狂北望

君門椎心痛哭都直夫奉調北上已竭力湊助行糧
鮑春霆一軍尙隔嶺外而南人北伐亦慮如鄭駟之
難爲誓用憂恨實深 天步艱難所仗有大力者
負之以走撥亂反正用佐 中興正色立朝扶持
善類固不容以迂淺者蝨乎其閒徽甯疊陷定遠潰
圍皖江南北之師不惟遏塞無進步且慮一窺江右
一繞麻羅抄襲楚軍後路以逞狡謀軍分於前狂寇
得乘其敝壽六告警未能遠謀深以爲慮耳

復葉介唐太守

初十日

兄歸數月矣皖南北軍情日壞一日徽甯踵陷江右

可虞定遠潰圍壽六均警加以夷情決裂又復催調
鮑軍北援畿輔正如千瘡百孔糜爛不堪兄早到一
日卽可早定一日之彌縫延望麾幢度日如歲兄來
函言來此亦無濟弟等讀書學道積苦半生處此時
艱豈宜安坐弟則自問本無濟於事惟義不容辭耳
兄前之必應歸里者扶植人倫之道而今之急宜救
皖者悲憫斯世之誠投袂而起義各有在夫復何疑
席硯香如可來營卽請擊楫同舟實所殷盼

復惠吉兩總戎

十一日

賊蹤四出來去靡常閣下督率練圩齊心協守具佩

蓋勞籌畫董勸有方至以爲慰惟練勇圩丁可與言
守而不可與言戰祇宜斂入圩中授以堅壁清野之
法尊處應擇勁兵一二營築堅壘於圩城險要之地
以護糧道賊至仍須堅忍以待不可輕與交鋒俟其
旣倦而乘之無不可以取勝度其難勝而仍以靜鎮
之必無他慮尊處軍火必當竭力助之至來示請援
一節俟李方伯祁門回軍卽酌量援應刻下總以堅
守爲主不輕試戰爲要爲囑

復曾欽使 十二日

軍餉艱難鄂省現辦減成捐輸照例實職減四成虛

銜封典又遞減二成外今定爲交銀二兩五錢作銀五兩苟且之政所增不多如可行於江西湖南約可增百萬耳此一說也營務處建議按糧五錢以上者定爲捐輸合江西之百八十七萬湖北百萬湖南七十萬之原額除五錢以下小戶不計外尙可增捐輸數百萬兩然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陳康伯經制錢之始顧亭林議之林翼殊兢兢自恐然北衛京師非此不濟若待鄰餉猶畫餅以止飢且嚴切廷旨責令三省解助京餉此不能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自處也百計思維舍此無可籌畫此又一說也

復多都統 十二日

得書具悉六營回駐河西其餘仍舊穩紮尙是活著
俟探的賊情再行移駐亦未爲遲廬舒賊黨來去靡
常似是小股游魂作疑兵以牽制大軍之計其實大
股尙未來也操練餘丁以備挑補月需口費不多待
月報咨明亦無不可麾下公忠體國豈肯浪擲此飢
軍艱食之苦錢卽弟亦斷不惜目前之小費而忘他
日之大用知兄自有權衡自能搏節也

致金逸亭觀察 十三日

接伍次蓀來稟六安之賊不下萬人惠吉兩鎮疊次

請援若該逆急切攻城必難穩站穩守賊苟得志於
六安麻羅實受其病希庵方伯未回無可商酌鄙意
擬欲及此大股未動之時撥兵援應救此危城是否
可行是否有濟力量能否必勝往返二十日程限能
否不誤應一面斟酌可否一面速復以便補札請閣
下酌帶十營由青草壩取道潛山山內行至霍山并
酌帶余會亭之勇四營來去均應迅速使六安之官
紳兵民感激思奮穩圖守局已預飭霍山張令六安
鄒牧備辦米糧以待旌麾之至

復曾欽使 十四日

北征入衛無成敗可見利鈍可言亦不能以吳楚安危爲念此聞聞命卽行來示加增北援勇夫行糧坐餉一節均可照辦惟豫燕一帶民力萬分凋弊大車須先期委員前往自雇乃可成行又先期委員沿途採辦煤米以資頓宿此時大患在不能空指豫燕秦晉齊魯之餉豫侯晉侯魯侯均應入援彼尙自食不飽卽以孫堅制南陽太守之法行之亦屬無補公須先定三省合籌之計又可危者八月十二日親友出京言城外兵十萬城中兵數萬而部庫只十萬兩恐禍不在外侮而在內訌丈有兼圻之任卽當殘缺之

疆土亦應效職貢於京國此爲斷不可少之要義
條議事宜尙祈速復一丈籌皖南必不可停兵株守
江督賜履滌帥勳望當爲長駕遠馭之謀非塞向墮
戶之計疆吏爭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發
爲歌謠稗史游談誣入方冊吾爲此懼公其遠謀或
并力血戰以爭徽甯或分兵遠出以保揚州尙祈採
擇一楚地現尙無賊林翼義應執爰前驅希庵有不
忍於林翼之私衷林翼有不忍於湖北之公義應強
爾希庵以獨當楚北皖北之艱難碩果萌芽異日發
生可大可大而自以鮑春霆余會亭合計萬人同行

北援甚切林翼不敢遲行戰將無人軍聲難振鮑軍
必應同行也一加口糧安家屬帶乾糧三則湘軍不
行應不必議余會亭所帶襄陽羅田人北路風氣稍
近鄂軍改作楚軍餉已稍優鮑軍亦不必議加惟官
雇黃孝小車數千兩大車數百兩約須添六萬兩之
車價替代乘坐以息足力止可爲營行可按驛一計
歸期一則只可密存於心恐有挾 君命以謀奪

楚兵者矣臨事機貴於冷淡不計功利不患得失或
猶陰陽怕懵懂之意乎且兩星使尙可隨時奏報也
一備車馬一則較滌帥宜稍擴充一籌軍餉一則鄂

力之貧甚於五六兩年清積欠裹行糧除自籌外滌
帥又坪中丞須借籌二十萬南撫翟中丞須借籌十
萬乃無臨河飢潰之虞且萬人同行應裹糧從保定
走閒道截賊歸路乃可驚之使走若不帶行糧而望
按月找發兵機必鈍太局無補此後月餉三省合籌
此係兩省三撫公推一人入衛摺用五銜拜發餉由
三省合籌林翼自行然不敢居入援之名若虛望秦
晉豫充之餉亦必不可得一希庵畱鎮皖北應飭逸
亭前往霍山相度以千人守六萬寨或以千人守霍
山城或以二千人均守寨固守三月以待援兵一松

子關之成鎮麻城之梁守如舊責成苦守三月以待
援兵一舒公之馬隊約七百可選三百同援舒已迭
次請行義形於色其餘均交李方伯多副都統或另
派員畱駐黃州一潛山山內四通八達介營千二百
人已到介唐未到應由楚督江督鄂撫逐日札催責
成葉守力不及則官軍援之一太湖潛山均謀城守
由李希庵多禮堂各分一二營先行入城有警則十
日八日必有援兵一愚人妄臆兵事一則應請博訪
周諮以決可否竊見近年以來逞強勢而轉弱症莫
如圍攻因弱勢而收強效莫如戰守如不徵兵北援

及皖南不再生警變則已成之圍棄前勞而隳軍氣
誠有如沅公迭次函帖所云者若兩岸再抽萬人分
兵太多力不能敵賊北援太切勢必不能圖功竊恐
謀安慶之功必蹈和春之轍也然又不能盡撤以啟
我心應在集賢關外扼險而守杜大宗之接濟紓困
獸之殘喘可以騰挪兵力四五千人以資南北兩岸
城守及護衛之兵皖北之事未得之城一毫不爭已
得之城一毫不讓此一定之勢也大抵圍城之兵一
萬人面城又須一萬人護背賊無徑向桐城以笨力
爭勝之理必先旁趨以分希庵之兵希庵又必奔命

不遑以慰皖楚之民望賊以大股與多相持一從龍
井潛行入山以乘潛山之虛一從練潭潛行入關以
拊安慶之背彼時不能以事責望多李二公也鰓鰓
過慮誠爲至愚不抽兵不北援則不必擬議援北圖
南兼籌數十日保楚地莫如留希庵實屬穩著亦是
勝算餘事均可不必多著議論奉 旨之後卽於

一二日微調一面起程期會徵兵十二日到漢口十
日過三關又預存一策異日賊勢太多兵力已分如
謀救急難全軍旅之要或須撤近圍而存遠圖則不
激困獸之鬪不拘待免之謀先事擬議仍望臨機明

斷此在幕府畱侯借前箸而籌耳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七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七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八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叙多禮堂都護

庚申九月十五日

得示敬悉口糧不畫一一節是林翼之誤查五六七等年步營是北岸王國才一軍章程其時尚不知能戰能守否茲經老兄申明紀律悉心經理去弱甯強戰功最偉應如尊示加增以歸畫一查滌軍希庵一軍均是滌帥章程弟軍有楚軍行坐章程鄂軍行坐章程至唐與鮑各有私立章程又在各營之外應請

老兄斟酌弟必加添也斷不敢膜視亦不忍歧視從
七年改隸老兄變弱爲強而章程至今未能盡一弟
未經預思函告兄亦直至今日始直告弟自知錯誤
決不自飾也一援賊大至弟軍萬人已分布九營入
天堂七營駐石頭嘴其在陳德園者不過三營耳天
堂能否支持尙難逆料當盡力以謀之如弟力不支
尙乞以之純四千人來援應待從容酌商仍請示復
一鮑唐應由兄節制調遣儻兵勇不遵約束不服調
度弟必直行陳奏弟斷不致掣兄之肘其蔣道一軍
本系迫庵希庵舊部撥援太湖之日卽由老

兄調度惟希庵一軍尙單恐異日仍須撥歸希庵也
何如一此次不妨姑舍太湖之賊而并力援賊援破
則所得必不止太湖一城放城賊入安慶而專打援
賊爲是一老兄前函言勢均權分實爲可慮目下援
賊大至城賊負隅尙乞專意董勸委曲求全弟異日
必以步兵萬人專隸麾下以伸老兄滅賊之志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

月

日

奉書二日傳觀於營務文案之閒將以周咨博訪集
眾思以廣益于武侯耳湖北稅契難行江西可行湖
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

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只約畧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之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

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
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
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
二百文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
并歸州縣官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
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即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
考課乃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
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
羨水腳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
歉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
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

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米尙待詳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兌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增請察鑑採及芻蕘實可挽入百年之頽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條帥之改調皖南私德於公甚厚其公忠於國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萬之風旣爲地方官則幕中可請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預軍旅地方之事卽德亦怨異日且必有

寃不可言者每年以養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
隨營也以滌帥之德之功而人猶疑沅公則閣下之
旂必不可在皖南無疑弟病久學荒所草布於左右
者詞意蕪雜不服另清改繕取其真切耳殊不足觀

復李副郎

來示言軍餉日絀但能儉已求人兩邊著實打疊譬
如固窮之士不壞品行終不至餓煞此論精至儉已
求人四字祈公引申其旨發揮旁通以啟牖鄙人之
愚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
如裁兵古今名論顛撲不破如何實力奉行之法乞

公示之並乞少荃公議

致李少荃觀察

庚申

聞次公得道潤澤豐美近移皖南官氣發舒更復何
如前言錢糧漕米事昨夜不寐又思一策請滌帥出
示咨行酌定米一石完錢若干除提出千文或數百
文歸州縣辦公及書差飯食外其餘一併提充軍餉
在皖南者次公受之在皖北者專以濟元公多公之
師以錢交納一併歸公俟軍務太定再酌定易銀解
部之法刻下多營中勞民力以轉運而曾李之委弁
又豈能信其無弊懷甯桐城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宿

松望江畝費一並停止其九月初一日以前所收畝費截止另報九月初一日以後畝費卽作爲正項錢漕此事速行民生軍食均大有益求速與滌帥籌定並請簡明擬札擬咨速行九月初一是錢漕初報若不及時辦理則畝費之煩民不堪命而軍國之計毫無所裨少荃次青志意均不在皖北然此事亦皖南之利也幸速籌之

致諸將及各守令

庚申九月

日

隨州鷄鳴山捻匪現據該州稟報已經剿散所有梁守各營應飭毋庸前往六壽均警英霍六安商固均

爲長淮根本空虛無備應令梁守回駐麻城以二營
城守以二營紮兩路口之大小界嶺其梁守統帶分
駐岳口之陳游擊一營暫駐原處候調以鎮沔陽樊
城城濠現經陶營官督勇趕修較委員委紳實可迅
速出力應由道府督催按照工程提用房租加以犒
賞工成之後請顏軍門飭兵丁千人力爲守禦軍門
昔年捍禦粵匪營壘堅定如山不可動搖況烏合捻
匪豈能輕犯其鋒耶應請傳飭營中毋貪小利毋好
近功守而不戰以逸待勞總可保護市廛杜遏窺伺
其老河口土城壕溝已函囑吉令黃丞喬丞速爲興

修俟樊城工竣或另有警報卽以陶允中移駐老河口專司守禦則捻匪無可擄掠必能保全再舒副都統前撥馬隊應不必前往隨州仍駐黃岡之下巴河整飭操演可壯內地聲援以固北門樊籬也

復孫樹人

庚申九月

得書並圖均悉礪內尙未派人是有險與無險同賊勢已逼幸妥慎提倡而警戒之一二正紳均有始勤終懈之意是大可慮也潛山安得不守守於城外何益山中之兵總以堅壁自固不得妄求戰功爲要槍礮須若干件可開單到此閒走領不必親勞往返弟

不胡文忠遺集卷之六
心中懸念各關卡如同鄉下老人夜卧不寐在床叫
喚子弟諄諄然囑其關門也兄幸鑒之以時警策常
惺惺法是保心保身保家之第一妙義有不聽令則
董之以威可耳介唐之勇尙須十餘日乃可到到時
仍撥入天堂爲穩

復李少荃觀察

庚申九月十日

奉書言高叟思親自督隊未必能止使不行林翼曾
力阻滌帥以滌帥不善騎馬且關係全軍其平時節
概如上年夏閒尙恥襲取成都則必不肯爲榮陽成
阜之獨騎跳去故願以奉戒至左軍師羽扇綸巾自

有道法戰事應從其志試厯三四次本領更强也聞
次青尙在且喜且憐之放令歸山不過一年仍以憂
憤賣志以死次青御士有恩取友必信其戰事本不
長其守事本可信兵負將非將負兵天下之兵不負將者有幾人哉林翼夏
閒與謀次青募勇之事此次遲疑按兵不救林翼亦
不得辭其責始檄凱章繼改春霆春霆遲行是其慣
技次青此次被圍之時擁強兵坐視者相環也入城
五日草創未定應恕其罪而憐其遇夷吾不死小白
功成吾等將北征可以次公卑我乎乞以此致之滌
帥左張鮑之軍能及此時求戰二三次則徽州尙可

希幸復得再過半月須頓兵年餘乃可得也吾恐此
後皖北皖南均阻遏不前盡爲望城欲哭之人矣勤
王之義拜表卽行因與賊近改爲請 旨吾等惟
應視義所在耳日蹙百里大勢瓦解行者固爲艱鉅
守者獨能活耶

復孫樹人司馬

庚申九月十日

弟前言守礮守卡須有專責有專汛作爲靜局戰兵
援兵須有定力有定勢作爲并力援應之局應如何
辦法有無變通損益尙未奉復祈深思遠慮之設險
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歛民自守李

牧治趙教民作保卽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
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保歛抑自
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
蘄州蘄水均可無警此地不肖籌畫二年心力頗瘁
用例外之賞行法外之法亦惟弟乃能執其咎近人
無此揮霍手筆亦不耐此煩瑣也總宜蓄勢山內二
三年之閒不得更變吾法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
臨事有高屋建瓴之勢中樞獨運妙利無窮足下可
以此函告之潛士并舒桐邊界之士其洗滌私心一
力奉公毋背我法毋負我心來函已寄存省局可另

備簡要圖說通稟存案庶後之憂邊者有所考鑑焉

致嚴潤春方伯

庚申九月十日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勦第一
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
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
力墮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
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
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
尙然況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
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

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卧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卧榻之旁叫號譴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總之戰事守事當必講求圍攻則綴兵力而傷兵氣須稍稍斂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觀

矣設去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宜一帶
今日豈能安處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滌帥援
浙或疑擠滌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仍分出萬人
而又無山望吳越之門戶並無由補京師之倉廩亦
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憂勤千般苦楚均要
人肯吃無自便之策我歛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
哉

致李希庵方伯

九月十日

麻羅黃孝不必分防只須城守派二營足矣餘則盡
在黃州城外操演日夜學習日夜挑選何方有賊應

之裕如其防麻城城內之二營亦半年一調入黃州
操演另派二營往防不必支支節節分防也潛山山
外山內不失則各路均可保安慶之圍師如潞帥嫌
南岸兵少可以沅圃萬人調去北岸不須沅圃也

復蔣文若

庚申九月十六日

前寄營務之議疑不能決來函有恤民之心子其興
乎上之不信久矣借字不靈林翼知世事萬難惟義
是趨毫無意見亦無固我惟近十餘年頗刻厲作人
歲寒晚節不可居於人下要在同人共相告誡訓勉
之兵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謹慎處處不

能謹慎愿觀古今戰事如劉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均
日瀕於危其濟天也不當怕而怕必有當怕而不怕
者矣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幸憐其愚而鑒其志

復六安州鄒季裳

九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城營固守堅忍相持圩練齊心不可作戰
兵以嘗賊只可作疑兵以懾賊或令於賊匪攻城之
時多張旗幟遠站山岡以助聲勢或密令於賊匪盤
踞之地多舉夜火緣山四出使賊終夜驚惶不得安
枕皆所以疲賊制賊之法援師一節本擬俟南岸軍
情稍定李方伯祁門回軍再行撥兵赴應連日陰雨

李方伯尙未回營暫難成行弟處另行籌兵一出霍山一出流波磴也

復余會亭

六安之賊不攻城而遠退天堂山險爲英霍潛太桐舒樞紐所在自宜預爲之防已飛致逸亨觀察偵探確切相機援應便宜行事三石嶺亦入天堂旁路應由弟處確審賊踪以大隊救護練卒仍祈諄囑該練等穩守隘要斷斷不可出戰輕犯逆股之鋒惟該地距樂兒嶺程途遠近如何兼顧如何調撥之法一面先行函致一切請便宜行之兄不遙制也至所稱撥

勇一哨似覺太少或以一哨主守仍以大隊援之亦好但未親履其地不能審察確切應由弟臺酌量爲是總以守險伺僻爲主以逸待勞鄉兵可守不可戰官兵援應亦宜審機勢而後戰不可零星試戰此一定之法也

致左季高京卿

庚申九月十七日

連旬苦雨已到祁門否北路警變尙是小股試症雨後擬試打之以覘新兵之好醜勝則增益不能敗則不能濫竽也公屢言南岸兵少誠然希庵渡江鄂人臨警呼救於五六百里外勢必不能三河之事救援

不及可見撥調之難惟賊圍我城則心立志力牽綴一處不能移易不能變化則發兵救援可以應手如寶慶之破石達開是也賊之於金陵破和春亦是此法都將軍與林翼今年議論言和春今春三月若先撤圍以自保較之敗後潰退其禍猶小也但名城不圍則賊不來救亦必不能得戰故有兵一萬圍城須另有兵二萬五千備戰此鄂力之所以艱難而遲疑不決者也如滌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尙須添兵公或北援南岸無調度之大員萬不得已之計與其謀新兵而不能戰又苦餉竭則不如撤安慶之圍師尙是

舊伍可用惟元公不願墮棄前功此則須滌丈與公
與希庵公商會議乃可決斷林翼不容有所適莫又
兵事本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且滌帥奉
命已久吳人喜極生怨六月於茲矣水深火熱
之情亦無怪其日夜引領凡將帥之是非朝臣之疑
謗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論民情卻宜顧念吳人好歌
謠善著作顧亭林言明史最精確林翼讀明史則嫌
其誣罔不信明史均吳人手筆也滌公之德吾楚一
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
爲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大約并力以萬五千人

深入徽州以求與賊交戰又速分水師陸師入揚州
毋需以待賊毋疑以自餒是卽保全大名之道愛人
以德之大法丈其沉思之林翼久病不祈死亦不怨
生惟義是趨此心坦然而精氣迥異前數年矣丈亦
宜量自節衛作梅可謀事平實明白吾見亦罕也

復李希庵方伯

九月二十一日

前聞狗逆未動六安賊不多願及暇時打開嗣因天
久雨逸亭未撥營之先弟已飛函飛札止之蓋恐爲
賊所牽綴急切不得回顧桐懷耳且逸亭獨行弟亦
不放心恐其高興而適中賊計十九二十日函札均

如公來信之所慮公到青草埭須與禮堂商酌如禮堂能獨力支持則天晴十日再救六安而松子關之七營到六安亦不過二百里如禮堂不能獨支異日六安不失商固亦失再行回救羅田麻城亦可六安卽令能救出然亦不能代守也弟前此調撥迫於人言本未甚妥致煩遠念來書乃言懇直狂妄等字至好如兄萬無不聽良言之理幸勿如此謙抑也

復余會亭伍茨孫

九月二十三日

三四哨渡河守嶺未悉其地勢情形殊嫌不妥善請救全天堂則不如自致彼處戒嚴美堂并辦軍務能

救以介營新到北營散漫而介唐又未來也足下扼
守山險不輕出戰保無疎失切不可孟浪渡河足下
之隊伍尙未十分嚴整不可不知天晴五六日尙有
變局臨時再函報樂兒嶺六萬寨卽十萬賊來亦儘
可守所患者爲他人之不知兵情者妄行調撥則必
以嘗試誤事耳戰事之要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
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如無把握則堅守一月二
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一見賊卽心動不能自
主可戒也已凜之思之

復陳作梅太史李少荃觀察 九月二十四日

近日賊竄六安已入霍山城中青草壩距麻城五百里距松子關三百九十里距霍山二百數十里距六安約三百里而霍山距六安又止百里異日救五百里三百里之麻城羅田與今日救三百里之霍六議論尙多遲疑少決天晴十日當有他症再請希庵主持調度或親往營中商籌如奉 旨不北援林翼

或馳往太湖或移入天堂至皖北大局希庵旣作游兵遲速總在霍山羅田松關麻城三處分枝救人義也分也多禮堂一軍在前力非不强將本至勇然亦僅能獨扼一面賊若以一枝入桐城潛山之內而出

襲潛山太湖石牌之虛以一枝從練潭襲懷甯之後
以正枝牽綴多軍使不能分賊力有餘而我方已覺
不足必至囂然不靜謂楚能制賊殆是近人浮夸之
弊若多李二軍并力於前而酌分天堂之二營守
潛山太湖尙虛石牌一處若霍山及潛山之險羅田松
子關之險麻城之城及兩路口之險均能堅守三月
五月不告援不分兵則前路萬分可恃告之余戚梁
三將恐未肯應也竊料賊計亦不若是之愚以上各
情乞沉思博訪示復

復霍山防營分函

九月初二十五日

霍山一帶應戰應守機宜均請會亭自行主持賊多則專以守爲主五月之久亦不得退卻一步賊少可雕勦酌量以游兵擊之仍不拔營卽三四千之賊亦須敬慎以出之防其包抄防其埋伏至六萬寨應尅期修理而寨中無倉無屋糧不入寨民不入寨是浮慕結寨之名毫無清野之實近日賊所擄食系何人之米入霍城所擄稻穀包穀系何人所畱其在鄉所擄更不計數妄稱窖藏皆掩耳盜鈴之詞矣桐壽又言碕內各堡有穀無米已窖者不肯起已歛者不願售昌營僅敷日食必得賊退米穀始能暢銷然則昌

禮之守霍山樂兒嶺者異日若援賊大至地方之穀
米必不足以供軍食我欲會亭堅守五月必有飢餓
潰散之虞設欲派援兵協助助力亦必有停兵待米
之慮米穀用價採辦尙不能應手則是不毛之土地
何必月費二萬金之兵餉以代爲守禦哉又次蓀屢
言軍米艱難欲請從英山運米到霍山英山亦山地
也三百里山路運糧自走拙路只有就近運辦之理
如桐壽次蓀辦米不到異日寨中不能儲積百姓官
兵五月之糧則此軍當撤往有米之處另行籌防籌
勦信到各自稟復

復嚴潭春方伯 九月二十六日

復書懇請集思廣益以圖補救夜久不寐近日尤甚

君父之難聞變已一月矣奔問官守之義臣職
尙虧疆場牽掣按兵未動此心愧憤無以自立進言
體要以至誠惻怛條理分明爲上不得慷慨激昂致
違純厚篤棗之義人情於患難之際友朋仇直責善
引繩批根君子猶或非之况 君父危難其忍放

言高論耶明夷艱貞之節鴛鴦哀悱之詞古人處變
可爲師法夷人逼處都城明年以後更多反側太王
遷岐畏敬入關之議亦時勢所必然惟僅變一書易

一地謂可久安措于磐石鄙人尙未深信耳兄血誠肝膽憂國至切敢以質之

致黃安麻城霍山羅田各令

近日賊擾六安入霍山城尙是小股初試游魂天晴十日另有舉動樂兒嶺以會亭七營麻城兩路口以湘帆五營松子關以武臣五營或七營扼險設防必能堅守五月賊不入山險又必境內不失關卡不告援不請兵則前敵乃不紛心不分力吾事濟矣其餘各礮各卡不能零星分佈以弱戰守之力前經屢次函札囑平時以十人臨警以三十人確探嚴防以資

堵禦一切槍礮器具想製備齊全麻城城中米糧軍
火亦須預爲積儲以期有備無患祈速將如何辦理
情形繕斷示復此尙是先事預籌之方臨時警變總
以城到商城作爲臨警之日各卡乃添足三十人麻
城乃閉城門也先事講求守具積蓄穀米及應城守
之物須可支五月仍非警變不得支用此非耽一月
所能辦理也其速籌之至霍山六萬寨須嚴勒穀米
入寨有廬有廩足供半年可以古之田疇今之儲穰
爲師法也

復李希庵方伯

庚申九月二十八日

所示六安撥吳幹臣蕭翊入守本極妥善亦必可穩
守惟吳至今未到六安近已無賊似不必撥兵前往
異日則仍以保六安并爲代守乃是勝著六安失則
羅田麻城終年備戒不得一日安枕也賊萬人

指已到之

賊盡在霍山及舒城山邊卽潛山與舒霍交界之山

外也賊已作窺伺天堂之勢天堂山內袤斜二百餘
里礮卡謹嚴介字二營似應移守天堂之龍井關內
以兆營本單弱也霍山之賊亦尙未據城城中本空
虛禮左蕭翊現在三石嶺如果三石嶺樂咆嶺山險
不失則英霍均可無虞石牌爲安慶之要道若異日

抽兵北援分兵南援安慶之圍萬一須撤

若不分兵不必說

則石牌乃太湖潛山之屏藩亦荆橋黃岡之捷徑不

可棄也來示欲隳偽城以省兵力亦有深意隳城須

用民夫二三十口乃能集事恐懷甯民力正在修補

安慶墻濠必無餘力可分弟意多禮堂兄撥二營守

潛山

或守石牌亦可

掛車河之兵尙不爲單兄處酌撥崇如

等二營守石牌

或守潛山亦可

則後路均可無虞其太湖一

城弟處派守請卽與禮堂速行調派其米糧只要先

得十日存積不動兵到之後逐日加增

期於足供三月而止天

堂山內二百餘里總名四天堂處處有險可守處處

有路可通實英山蘄州蘄水之門戶不僅潛山太湖
二城依爲屏蔽孫樹人有調卡圖其總圖可請查閱
米糧旣足賊所慣走之地亦賊所必爭之地也又伍
令探報廬州之賊復到四萬之賊已上犯如果狗逆上犯賊
數必不止此或尙有後隊未到也伍令所言賊之情
偽頗有可採乞詳察之

致羅田縣潘堯甫

昨佈一函先事講求守具計已入照覆卡之設所以
節省兵力予地方官民以據險慎守之方有守土而
無守人雖天塹不能恃其險有守人而無守具雖賁

育無所展其長頃聞羅田各卡僅設盤查一應槍礮
利器毫無準備將欲使之徒事搏賊耶抑謂外壯觀
瞻賊遂望而卻步耶松子關成鎮五營分駐兩卡卽
聞警再撥留英之二營以成戰守之力亦斷不能零
星分布而自弱其勢各卡守禦確探嚴防皆地方官
紳民之責臨時賊至方可由成鎮撥兵救應若無軍
火器具何以穩守而待援不能穩守亦何必以有用
之錢爲此無益之浪費足下其熟思審處之總之羅
田松子關一路祇成鎮五營或七營必約爲五月之
守不告援不請兵方能盡心力於前敵而境內二週

一卡仍不容稍有疎虞救援不力責在將士巡防不確探報不實責在官民惟足下爲未雨之綢繆趕緊製備軍裝火器與民守之平時十人臨警三十人取用有備恃以無恐可破賊而亦可堅持是所企囑

復余會亭

狗逆未到壽六而梁園柘臯之賊每路萬人由合竄舒似尙是狗逆前隊其直犯懷桐窺伺天堂或再犯霍六均未可定至麾下之眾總以穩紮穩守爲主勿以賊少而輕出勿以賊敗而窮追最爲要著軍糧接濟必與桐封次熱設法採辦並囑將六萬寨工程修

築完固勒令居民攜糧入寨蚩蚩者氓未事而有畏
心將事而有難心及至形迫勢禁勉強從命之後則
又相率蒙業而安必事過境遷始知損我者之實以
益我責我者之實以愛我也子產爲政褚衣冠而伍
田疇而孰殺之歌終思誰嗣此則用寬之必先用猛
也此意尙與桐封共領之

致余會亭

十月初四日

三石嶺靜而不動或必可守樂兒嶺則本可守之地
萬一三石嶺真力不能守則歸併樂兒嶺而以一營
守土地嶺亦未始不可自保儻三石嶺軍心可支則

又不如不撤免致擾亂此中機宜兄不能遙制弟自酌之伍次孫欲此閒添人此不知兵事之甘苦者也如欲渡河非添三四千勁旅不可如僅守險似已凡足矣仍由弟自酌稟復桂營五百人尙可助力凡軍事無論多寡總以能聽號令爲上不奉一將之令兵多必敗能奉一將之令兵少亦強湘軍之營多半皆大官非吾弟所能約束英山只有桂字一營尙可援也然亦患其輕進隨大隊之後助戰必勇獨當守地尙恐其不免見賊而煩躁其人有膽氣無智識也

復劉印渠中丞

得惠函具佩碩畫遠猶扶屨起廢處滋蔓難圖之勢

奮臂爲雄服嶺以南從此削平巢窟不容藏疾納汚
境宇廓清功德遠矣承示山陝協餉緩不濟急欲爲
變通之計秦晉解鄂楚皖解粵西一轉移遲速閒事
苟可以勉強應命當何如竭力指措以助戎機惟是
水陸馬步六萬餘人鄂力本不敷供億加以本年分
兵濟餉搜括尤多而錢漕釐金又復因鄰氛水患大
覺減色遂至前軍欠餉二百萬巨款空懸計無所出
迭次奏請秦晉蜀三省月協餉五萬兩秋冬又加奏
請山東廣東兩省月協三萬兩終年未得分釐刻下
深拓皖疆數百里陸路轉運飛挽不繼軍食尙難敷

衍而冬令多寒征衣未授追呼日迫士卒頗有怨言
曾滌帥入祁門徵軍甫集而徽甯疊陷袁午帥定遠
潰圍賊由壽鳳而趨六霍而舒廬伏莽羣興不特東
征無進步亦且飢潰堪虞我公身在行間久嘗苦況
已得之城池無可棄置深入之軍旅無可節裁甫田
遠人力小任重來示屬以澄清之任慚愧滋多林翼
初撫殘置亦皆藉鄰封接濟救我於危公今日事爲
其難豈肯飾詞以謝不敏無如力不從心惟有慙恨
耳尙祈鑒察

復曾沅圃觀察

圍城營壘難於處處湊拍局勢緊嚴雖疎密相閒而
仍須一氣卷舒畱活兵以備匡救彌縫之用而後能
戰能守無有他虞其因地制宜皆在卓裁審量祇如
來示骨節靈通自能首尾相應匪同笨伯也牆濠修
整有備無患據鄙見狗逆現在廬江之說尙是虛聲
狗來必聲稱三四十萬其號稱十萬仍屬小股游魂
特我軍戒備之心固不必以狗逆之去來爲起止敬
慎不敗儒修之要領亦兵機之上策也

復余會亭伍次蓀

十月初五日

賊徘徊於豫欲誘我軍先動耳或尙待下游大隊狗

逆如果真來斷不止六萬七萬之賊也凡兵事有先
一著伐賊謀而勝者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勝者此時
應待賊動而後應之躁者必敗靜者必勝三石嶺樂
兒嶺總是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作爲定局渡河浪戰
軍家所戒也

致余會亭

十月初六日

賊已逼近桐城僕所不放心者是三石嶺一處及天
堂之近桐近舒近霍凡三縣與潛山毘連之山險恐
尙疎虞耳介營兆營皆新軍恐其紀律疎步伐亂高
興出關以逞雄又恐其不耐久戰也介營新集尤爲

可慮戒備之法須嚴須靜須堅忍大約異日最險要之處仍在樅陽練潭等處愚意欲自守太湖防他處之稍有所疎而太湖潛山或可堅守不失尊處三石嶺樂兒嶺山險可恃則僕可不紛心北路便專意前面於桐城聲息易通太湖城守亦微有益或由英山再派一營守土地嶺以爲後勁速卽酌復至麻城松關二處各有五營近日賊勢尙不趨重於此嚴密敬慎當可無患

致李少荃觀察

十月初八日

連旬頗憂鬱奉二十九日書尙未能復希庵原以備

策應救人然以一萬人救一處必勝以一萬人救數

處亦難必勝據報六七萬賊集於桐城而蟄伏不動

動者必躁靜者有所待有所謀不可測也蓋待鎮江得手而狗

乃自來近一月或十餘日縱陽練潭水深向可無慮

若冬晴水涸向非近先險者是霍山余軍及天堂之

近舒近桐山險後險者是縱陽是懷甯多李向隔二

百餘里當妥慎謀之賊不分大枝入麻羅四眼狗入

希庵必不動賊分大枝則楚之腹地驚擾堅忍不望

救恐非近人所能辦到也縱陽河水是經流非李忠

武潯江湖水平流可比如以排山倒海之力制之向

可堵塞經費毫無所出前已札飭懷甯望江宿松太湖竟不我復桐城半爲賊擾潛山畝費養兆營尚日日苦飢此二處尙未札飭帶兵人隔省辦事人已嫌之隔省辦錢人尤不應辦錢較他事爲尤窘

州縣何知惟畏

其本有督撫耳

恐呼應不靈也鄂餉極虧昨又先解十萬赴

京司道亦因此與弟日日爭餉彼尙不知前敵之危險也春霆勇悍敢戰而胸無道理爲小人壞種所愚弄而不知有密件一函乞兄密閱專人送去弟初欲不與說明然仍是說明爲妥尊處待此等人總須剴切詳明時時訓迪不可以其愚而不教或自嫌繁雜

則彼乃終愚矣時事本無把握賊來打一惡仗最好
近日軍報乞示知

致鮑春霆鎮軍 十月初八日

日前袁令羅都司以弟密告之意來英山當卽復函
嚴詞囑弟不得妄萌他念計可到覽前信中尙有未
明言之意不得不剴切言之以釋弟惑九月二十五
日滌帥奉 旨因某帥奏調弟軍北援奉 嚴

旨飭令鮑起迅速北上交勝保管帶滌帥與兄深知
其爲人懷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
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

必爲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也惟北援是 君

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
籌思無策只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
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飢困亦不致
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
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昨言欲
克復休甯徽州仍求回北岸打四眼狗當已面諭該
二弁以爲必不可行恐吾弟尙不知滌帥苦心婆心
救全弟命之誠故不惜反復言之弟於世事太愚當
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

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卽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法弟以一協標兵受滌帥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備加都司此次以舊率歸舊部豈忍萌妄念哉豈敢萌妄念哉如北岸狗來力自能支卽令力不能支滌帥自知派援不待弟之自請也手此縷縷訓弟皆一片良心之言千古藥石之言弟可熟讀莫忘仍不可與他人見也攻堅傷人挫氣誘賊出戰爲宜張凱章知兵可公商之